



羊城晚报记者 黄翔宇

在优酷视频播出的对抗类音乐节目《宇宙打歌中心》上线近两个月,豆瓣评分7.2分,高于及格线;但评分人数不足千人,播出热度不高,微博话题和热搜数量也不多,没能引起大众的关注。

“打歌”这一概念并不新鲜,日韩均有成熟的打歌节目。但这种通行于亚洲音乐市场的歌曲宣传模式却在中国遭遇“水土不服”。在优酷的《宇宙打歌中心》之前,爱奇艺和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就曾在2018年分别推出《中国音乐公告牌》《由你音乐榜样》两档打歌节目。三大巨头相继试水,却未能制作出一档“出圈”的打歌节目。有业内人士认为,好的打歌节目能推动乐坛良性循环,但在国内仍需要时间培养。



孟美岐



黄明昊

何谓打歌

本是舶来产物,偶像出圈捷径

在流行音乐领域,“打歌”一直是极为重要的宣传手段。无论是刚出道的新人还是坐拥千万粉丝的巨星,都会借助“打歌”来扩大新作品的影响力。由此而生的打歌节目结合了综艺和音乐两种形式,节目在电视台或网络平台播放,歌手在节目上表演新作品,增加歌曲曝光度;听众可以通过投票、打榜等方式支持喜爱的歌曲,从而让其在排行榜上拿到更好的名次。

而在偶像工业发达的韩国,打歌节目更多是服务于偶像团体,职业歌手大多不会参与,影视剧的原声带也不计入榜单之内。偶像团体在发新歌之后都会经历三至五周的打歌时间,往往一周就会跑四五档打歌节目。值得注意的是,韩国大量的打歌节目,三大电视台SBS、KBS、MBC制作的打歌节目更是人气颇高的全民综艺,打歌节目因此成为偶像团体走出粉丝圈层、获得大众认知的重要途径之一。

《宇宙打歌中心》从参演歌手阵容来看并非偶像团体定制节目。该节目目前播到第八期,前来打歌的歌手既有张蔷、面孔乐队这些成名已久的歌手或乐队,也有谭维维、刘维、张远等选秀歌手出身并在歌坛活跃十多年的艺人,还有孟美岐、乐华七子NEXT、秦牛正威等偶像新秀。节目上,他们带来自己的新歌,结合灯光、舞美,为观众带来视听表演。但节目并没能把歌曲“打”出圈:节目播出后,这些歌曲没有引起更多关注和传播,在各大音乐平台排行榜上的位置也见不到实质性的变化。

偶像团体“乐华NEXT”登台打歌



《宇宙打歌中心》上线近两月评分人数没破千

打歌节目变游戏综艺

引发争议

游戏比打歌多,节目效果一般

《宇宙打歌中心》的节目立意是“让音乐回归舞台,让好声音被人听见”。早在节目播出前,节目总监制孟庆光便介绍了该节目的愿景:“希望节目本身能立住并坚持下来,变成中国所有歌手打歌的基地。”然而从节目形式来看,《宇宙打歌中心》更像是一档穿插了歌舞表演的艺人游戏类综艺,而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打歌节目。

节目的规则设置就充满了游戏的味道。每一期有六组歌手,分为两队进行三轮的阵营对抗,400名现场观

众对舞台表演进行即时打分。歌手表演后需要先自行估分,节目组再宣布观众评分,估分与评分差值较小的那组获胜。六组歌手表演结束后,将各队的三轮分数差值相加,总差值较小的一队成为当期获胜方,每位队员赢得一枚“音乐自觉”徽章。落败的一队则需要接受惩罚,内容包括踩趾压板、夹气球等游戏综艺常见的项目。有网友评论,以差值为评分标准的规则弱化了观众打分的意义,把竞演变成了展演。

国外成熟的打歌节目以音乐表演为主,每一期都有十几组艺人登场。《宇宙打歌中心》在艺人数量较少的情况下,尝试通过加入游戏环节来丰富节目,却削弱了音乐打歌的部分,让节目变得名不副实。跟大部分音乐综艺一样,《宇宙打歌中心》也推出了只收录舞台表演的“舞台纯享版”,但这就更尴尬了:一期完整节目将近100分钟,纯享版竟然只有不到半小时。有网友评论:“看来‘打歌’只是噱头。”

业内讨论

多给一些耐心,培养打歌土壤

有业内人士认为,《宇宙打歌中心》等打歌类节目虽然暂时未能取得预期效果,但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:“我们还是应该给打歌节目多一点耐心。”打歌这种音乐形式在国内的呈现不必与韩国或其他国家一致,应有属于自己的特色。此外,打歌节目确实为一些有作品的实力派歌手提供了舞台,有助于优质音乐作品的传播。据乐华创始人杜华介绍,《宇宙打歌中心》制作的消息刚刚发布时,歌手谭维维便主动请缨上节目打歌。而在此之前,谭维维正为自己的新专辑《3811》得不到足够的关注而发愁。在《宇宙打歌中心》第三期,

谭维维如愿演唱了新专辑中的《阿果》。如果一档打歌节目能够撑住,让内容创作者和歌手看到希望,或许能成为打开乐坛良性循环的那把钥匙,催生出更多的优质作品和超级巨星。

但也有业内人士提醒,目前《宇宙打歌中心》的参与歌手数量仍然较少,当中还缺乏出品方旗下的艺人,节目难免有自娱自乐之嫌。打歌节目应该有更多歌手参与,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。如果只是为了捧自家艺人,打歌节目便失去其存在的意义。



谭维维



女中音歌手姚瑛格获得四项大奖

作曲家郑秋枫声乐作品竞唱展演圆满落幕

1月16日,由广东省文联、广东省音乐家协会、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、珠海市文联联合主办,广东省声乐协会、珠海市音乐家协会承办的“我爱你中国——郑秋枫声乐作品竞唱展演”在珠海华发中演莫扎特音乐厅成功举办。郑秋枫是我国著名作曲家,他于1967年开始从事音乐创作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他以饱满的激情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,旋律风格独特。他的作品不仅多次获奖,而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,《我爱你,中国》《帕米尔,我的家乡多美》《颂歌献给毛主席》等歌曲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,在海内外广为传唱,经久不衰。

本次演唱会采用创新性的竞唱形式。来自全国各地(含澳门特别行政区)的183名选手参加竞唱,最终有19名歌手进入终选环节。终选阶段,来自北京、广东的13名著名词曲作家、歌唱家、声乐教育家担任评委,为选手的现场表演打分。歌手们演唱风格各异,作品处理手法多样,让演唱作品的欣赏价值更上一层楼,其精彩演绎得到了专家评委们的一致好评。经过激烈的比拼,吴博文荣获“作品演绎奖”,程艳、吴倩倩、张妍丽、符晋豪、刘凤珍荣获“最佳歌手奖”;另有周鹏、邓阳阳、梁艳艺、黄文璐、林倩芸、宋婉月、李贞、徐子玥、张珍珠、曾宇璐等10名歌手获“优秀奖”。获得大奖的选手均获赠郑秋枫老师亲笔签名的定制版奖牌。

郑秋枫对广东音乐事业的繁荣发展寄望殷殷,充满信心。虽然因疫情的缘故未能出席竞唱展演,但他特意用视频形式为本次活动送上祝福。郑秋枫表示,希望广东音乐界的同仁一如既往地提振精神、深入生活,充分发挥才智,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人民、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。

(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通讯员 陈亮)



吴博文荣获“作品演绎大奖”

羊城晚报记者 艾煜煜

1月23日21:10,全国首档大型杂技文化节目《技惊四座》将于广东卫视播出第六期,新一波身怀硬核绝技的高手集结,轮番上演精彩绝伦的杂技秀。“乘风破浪的姐姐”郑希怡惊喜加盟本期节目,除了带来钢琴秀之外,还担当了鉴赏团嘉宾。节目录制期间,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这位曾在《浪姐》中展示多个高难度动作的姐姐,听她讲述录制体会。

自认普通观众,期待背后的故事

杂技涵盖了爬杆、抖杠、抛接、空竹、球技、柔术、绸吊等多个类型,具有“高、难、险、奇、趣”的特点,但一般人往往“知其热闹而不知其道”。歌手、演员出身的郑希怡坦言,自己对杂技这门国宝艺术了解并不多,但充满了好奇。她把此次录制《技惊四座》的经验视为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,期待欣赏到精彩的杂技表演。

羊城晚报:你对杂技的了解多吗?来参加《技惊四座》的心态是怎样的?

郑希怡:在我印象中,杂技是一门艺术,也是中国的国宝,特别难、需要长时间训练。我对它的了解不多,大多数印象都来自春晚。导演组告诉我,我会在《技惊四座》中看到颠覆性的杂技节

目。所以,我想以一个普通观众的心态去欣赏他们的表演,期待选手们带给我惊喜。羊城晚报:除了欣赏精彩表演之外,你对节目还有什么期待?

郑希怡:我很想了解杂技演员背后的故事。我刚刚录完一个综艺《小巨人运动会》,其中有一个小女孩让我印象深刻。她是一个被杂技团收养的孤儿,从小就靠表演杂技来生活。从一开始只是觉得她跟其他小孩很不一样,特别独立,一直在笑,很乐观,所有运动项目都乐于尝试;当我了解到她背后的故事,就更加感动了。所以我也很想多了解《技惊四座》选手们背后的故事,比如他们为什么会从事杂技行业?练习的过程中,有过哪些特别的经历?

加盟广东卫视《技惊四座》鉴赏团

又A又飒郑希怡:观众喜欢我最真实的一面

把选手当老师,欣赏“融合与碰撞”

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中,郑希怡充分显露了香港艺人敢于吃苦、舍得拼命的作风。四个多月的录制时间里,她宅在长沙刻苦排练,用“打旋子”“侧手翻”等高难度动作征服了不少观众。她曾自我调侃:“女团好像变杂技团了,下次要我跳火圈,似乎也可以试一下。”来到真正的杂技节目后,郑希怡连连表示“选手才是我的老师”。

羊城晚报:节目中,你会从哪些角度跟选手们交流?

郑希怡:在杂技专业层面上,台上表演者都是我的老师,我没资格去评判他们。但是我可以通过自己多年来在舞台上积累的表演经验分享给他们,比如如何把高超的技艺更好地呈现给观众、在舞台上如何更好地发挥。羊城晚报:《技惊四座》中的杂技项目很多都和舞蹈、影视、诗歌做了融合,很真实无人设,回内地像“回家了”

此前,一张郑希怡下车时不经意间“点头杀”的动图火遍网络。《浪姐》的她身材高挑、个性刚强,相较其他“姐姐”多了几分酷帅气息。但在讲究“人设”的年代,这就是真实的郑希怡吗?对此,郑希怡笑言“人设只能装三天”,并感谢“观众喜欢真实的我”。她还透露,今后将“回归内地”。

羊城晚报:《浪姐》后,你“又A又飒”的形象深入人心,现实中的你也是这样吗?

郑希怡:我不好意思这么说(笑)。其实我没有太多参加真人秀的经验,参加《浪姐》之前,我问过一些朋友:“什么是人设?我在节目里面应该怎么样?”结果,大家说:“你就算了吧,你装三天就装不下去了。”后来我发现真的是这样,真人秀的录制时间挺长的,我还是享受当下,做自己吧!至于网友对我的评价我都接受,我觉得挺庆幸的,他们喜欢的就是我最真实的一面。

羊城晚报:如今可以在很多内地节

你怎么看待这些尝试?你也会在工作中追求跨界吗?

郑希怡:是的。比如我最近刚刚拍了一部电影,里面有很多武打场面。我发现,以前练习的一些舞蹈技巧可以派上用场,融进打戏里。我相信杂技高手们经过长时间训练,在身体和审美上都有过人之处,他们跟其他的艺术门类做跨界和融合,可以带来更精彩、更与众不同的节目。

目中看到你,听说你还有在上海安家的打算。工作重心要转移到内地吗?

郑希怡:我在上海出生,在上海市少年宫学习舞蹈和唱歌。我还记得老师特别严厉,眼现在的小朋友参加兴趣班是不一样的。比如我们练习“拱桥”之类的动作,不完成老师是不让你起来的。这些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力,让我终身受用。大家问我“是不是转移到内地”,但是,我觉得自己只是回家了。